

#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随着清初以来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以及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至乾隆朝时,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其中,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发凡起例,宏纲巨目,哀然成帙,最称荟萃五礼。其于礼学之探研纂辑,用力既勤,且成就斐然。对其加以梳理,将有裨于釐析清代礼学演进之大势。

**[关键词]** 秦蕙田;五礼通考;礼学;乾隆朝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05)04-0025-06

有清一代,礼学研究集前代之大成。胡培翠《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及孙诒让《周礼正义》等的撰著,可谓将礼学研究推向顶峰。寻其根源,此一成就实导源于清初礼学的复兴和清廷对礼的关注,特别是乾隆初叶《三礼义疏》《大清通礼》的先后纂述。而随着礼学渐兴之势的呈现与清廷对礼学的扶植和倡导,儒臣们上行下效,颇有致力礼学,继起响应者。徐乾学、李光地、方苞诸人倡之于前,秦蕙田和之于后。其中,最能荟萃五礼,哀然成帙者,当首推金匱秦蕙田。其所著《五礼通考》,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徐乾学《读礼通考》之后,“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议论,靡不搜抉仄隐,州次部居,令读者一览易晓”<sup>[1](卷1)</sup>,前后历时38年,稿三四易,岁60始成。用力之勤,倾心其间,成书尤非易事,其成就亦斐然可观。对其加以梳理,于窥探清代礼学之演进不无裨益。

## 1 生平仕历

秦蕙田(1702~1764年),字树峰,号味经,世居江苏无锡,雍正初析置金匱县,遂为金匱人。其祖松龄,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康熙朝召试博学鸿词,授左谕德。其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1685年)进士,由编修历官礼科给事中。蕙田少过继于其叔父易然,易然为府学生。在此家庭环境之中,蕙田

自然会励志向学,求取科名。乾隆元年(1736年),蕙田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后,仕宦生涯屡有升迁,一帆风顺。六年(1741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七年(1742年)入直上书房。八年(1743年)连续四升,先为侍讲,继迁右庶子、右通政、再擢内阁学士。十年(1745年)为礼部右侍郎。十二年(1747年)丁本生父道然忧。十三年(1748年),奉旨:“秦蕙田服制将满,可仍以礼部侍郎用。”逾年,调刑部侍郎,兼理国子监算学,充经筵讲官。二十二年(1757年)擢工部尚书,兼理乐部。二十三年(1758年),调刑部尚书,仍兼管工部事。寻加太子太保。二十五(1760年)、二十八年(1763年),两任会试正考官。翌年,蕙田两以病请解任回籍,高宗一再挽留,及准请,卒于途。高宗闻讯,甚感伤怀,谕曰:“秦蕙田奉职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医,尚冀痊可。兹闻在途溘逝,甚为轸侧!应得卹典,已飭部查例具奏。著再加恩赏给银一千两,经理丧事,以示优卹。”其受重如此,亦可见其为官之情形。<sup>①</sup>然畅达的宦途,并没使秦蕙田沦为纯粹的官僚。相反,其位逾高,志学弥励。钱大昕有言:“公立朝三十年,治事以勤,奉上以敬,刚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则杜门谢宾客著书,不异为诸生时。……上御极之初,江阴杨文定公领国子监事,荐公笃志经术,可佐成均。既而值内廷,课皇子讲读,益以经术为后学宗。……公夙精三礼之

**[收稿日期]** 2005-10-10

**[作者简介]** 林存阳(1970—),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sup>①</sup> 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17,《秦文恭公事略》;《汉名臣传》卷21,《秦蕙田列传》。

学,及佐秩宗,考古今礼制因革,……。”<sup>[2](卷42)</sup>正是基于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秦蕙田遂得将其前此所学更加阐扬,至有《五礼通考》之结撰。

## 2 为学取向

《五礼通考》之成书,于秦蕙田一心向学紧密相关。他曾称:“蕙田性拙钝,少读书不敢为词章淹贯之学。塾师授之经,循行数墨,恐恐然若失也。”其后遂专意治经,以讲求性命之理为鹄的,盖受其本生父私淑东林顾、高二人(指顾宪成、高攀龙——作者注),日闻庭训而得。

及秦蕙田与同里少时好友蔡宸锡、吴大年、尊彝兄弟为“读经之会”,学益大进。“读经之会”之设,乃秦蕙田诸人有感于“《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讖纬,鞅鞅纷纷”,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虽经黄干、杨复修述,究未为完书,而“《三礼》疑义至今犹葑”。有鉴于此,他们遂有志此,“于《礼经》之文,如郊祀……等,先之以经文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牴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专门名家之考证发明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己、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sup>[3](卷首)</sup>。半月一会,持之十有余年,哀然渐有成帙,是为《经说》百余卷。秦蕙田自述此段经历曰:“余少与蔡学正宸锡、吴水部大年、学士尊彝、龚布衣绳中为读经之会。人各治一经,哀集先儒经解,每经至千余卷。遇疑难处,则博综群言,旁参确证,默坐澄思,研究秒忽,穷日夜不少息。时砉然以解,则取异同。错出者考之,是非歧似者辨之,义理未发者说之,未可遽定者存之。每会以旬日,会则交相订正,不蓄疑也。互为录藏,无忘所能也。或古人先得我心者仍之,言不必自己出也。要以详说反约,归于一是而已。”<sup>①</sup>于此,钱大昕揭示道:“公幼而颖悟,及长,从给谏公于京邸,何纪瞻、王若林、徐坛长诸先生,咸折辈行与之交。中岁居里门,与蔡宸锡、吴大年、尊彝、龚绳中为读经之会。尝慨《六经》之名物制度,诸儒诠释互异,鲜能会通其说,故于郊社、宗庙、宫室、衣服之类,尤究心焉”<sup>[2](卷42)</sup>;“‘味经窝’者,公少时读书之室名也。锡山自高、顾诸君子讲学东林,遗风未墜;尊甫给谏公潜心理,学养尤邃。公耳濡目染,闻道最早,顾不欲居讲学之名,乃与同志三、四人为读经之会,每旬有余日,

则一会于所谓‘味经窝’者,会则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尝曰:‘先圣之蕴,具于《六经》,舍《六经》安有学哉!’及其出而为文,光明洞达,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盖尝受而读之,诗赋、章奏、序记、论说,无体不备,而说经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称昌黎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经》之法言不陈,非《六经》之疑义不决,折衷百家,有功后学,所谓吐词为经,而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sup>②</sup>秦蕙田的这一为学治经取向,为其研讨礼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正因为秦蕙田长于说经,故杨名时虽未与之相识,却以经明行修保举,荐其教授国子。自是,秦蕙田益肆力于经,其尝曰:“儒者舍经以谈道,非道也;离经以求学,非学也。”<sup>[3](卷17)</sup>钱大昕于此彰扬道:“尝慨秦汉之下,经与道分,文又与经分,史家至区道学、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后世传文苑,徒取工于词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辄嗤文章为小技,以为壮夫不为,是耻鞶帨之绣,而忘布帛之利天下;执糠粃之细,而訾菽粟之活万世也。公之学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当世推之曰通儒,曰实学,不敢仅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传于后世,此之谓能立言者。”<sup>[2](卷26)</sup>即此可见秦蕙田之为学宗经之学术取向。

## 3 《五礼通考》之成书

秦蕙田之注目于《礼》,于“读经之会”之时已发其端;及其通籍后简佐秩宗,因赞校阅礼书之任,故得以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后居本生父忧,杜门读礼,得见徐乾学《读礼通考》,因叹其吉、嘉、宾、军四礼尚付阙如。有感于此,秦蕙田重理旧篋,与同好吴尊彝发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sup>[3](卷首)</sup>,欲成完书。服阙后,再任容台,遍览典章,日以增广。适方承观见而好之,不仅极力敦促蕙田早日卒业,且将前此所撰未成稿《五礼大全》畀之,以资见闻。同时卢抱孙、宋宗元亦作同调之鸣,支持蕙田之举。后秦蕙田任刑部尚书,于暇时益勤于此,有《味经日钞》60余卷,并与钱大昕等人质疑问难,又与时人商讨往复,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告成其事,是

① 秦蕙田:《味经窝文集·味经日钞自序》,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67,《味经学案》。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味经窝类稿序》。又黄之雋《庠堂集》卷16,《味经窝说》,对秦蕙田潜心理学之执著深表赞叹。其中有曰:“秦子世味,一切无所嗜,而窝六经以自肥,充实其腹,犹若渴饥。吾乌乎测之哉?”

为《五礼通考》之成书。

秦氏所撰《五礼通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sup>[5](卷22)</sup>。王鸣盛就此指出:“(秦蕙田)尝叹徐氏《读礼通考》颇为整瞻,乃仿其体,以吉、嘉、宾、军、凶,分礼为五,编次为书。而徐氏之书,详于史而略于经,公则为之矫其弊。且凶礼之别有五,而荒礼、吊礼、衾礼、恤礼,徐氏俄空焉,公则为之补其阙。”<sup>[6](卷55)</sup>卢见曾亦称:“全书增徐氏吉、军、宾、嘉四项,而丧礼补其未备。吞吐百氏,剪裁众说。盖举二十二史,悉贯以《周礼》、《仪礼》为之统。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议论,靡不搜抉仄隐,州次部居,令读者一览易晓。至是而世之有志于礼教者,始畅然满志而无余憾矣。先生所增四礼,于吉礼尤详。”<sup>[1](卷1)</sup>此可见秦蕙田撰作《五礼通考》要意之所在。

四库馆臣对秦氏《五礼通考》虽有“不免有炫博之意”之微词,但亦指出:“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短钉、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sup>[5](卷22)</sup>蒋汾功评价道:“人以为善于其职云,予谓是惟能宿其业耳。积数十年博观宏览之资,用以搜择融洽,折诸儒之异同而求其是,将使后之考礼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扞烛也。”<sup>[3](卷首)</sup>方承观曰:“是书体大物博,先生积数十年搜讨参伍,乃能较若画一。”<sup>①</sup>卢文弨亦指出:“其书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并从而赞道:“穷经者得以息纷纭之讼,处事者得以定画一之准。大矣哉!古今之菁英,尽萃于此矣。洵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sup>[7](卷8)</sup>曾国藩亦称:“秦尚书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sup>[8](卷2)</sup>又曰:“秦氏《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sup>[8](卷1)</sup>由蒋、方、卢、曾诸氏所论,足可见《五礼通考》之价值和影响。

#### 4 《五礼通考》之特色

细绎秦氏此书,较之前人所为礼书,有如下几方面特色:

1) 经史兼重,先经后史。前文引钱大昕所揭秦蕙田对于经、道、文和道学、儒林、文苑之分之弊的取舍,及王鸣盛所揭秦蕙田之于徐乾学“详于史而略于经”的矫正,无不体现出其对经的重视及对史的关注。这不唯反映出秦氏治学宗经的为学取向,亦体现出其时学术思潮的趋势。见及于此,秦蕙田主张:“考制必从其朔,法古贵知其意。”故他为断制前儒说礼之纷纭,不仅“兼收异说,并先儒辨论附于各条之后,以备参稽;或并存阙疑”,且“遍采纪传,参校志书,分次时代,详加考核。凡诸议礼之文,务使异同并载,曲直具存”,使“后之考者,以详其本末”<sup>[3](卷首)</sup>。

2) 重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秦蕙田对于义理的考究和对考证的审慎,则彰显出《五礼通考》在思想和为学方法上的命意所在;此亦是秦蕙田补徐氏之阙及一以朱子为归为学宗旨的体现。王鸣盛有言:“学之欲兼精博也,难哉!要以钞缉荟萃,备下学之考稽,博为首重矣。朱子之学,以研究义理为主,而于古今典章制度、象数名物,亦靡不博考之。其纲条之所包罗者多,故援据间有未精;而日力不暇给,则书之未成,而有待于补续者亦多。《仪礼经传通解》,以经为经,以记为纬。续之者益以丧、祭二礼,规模粲然矣!然熊勿轩《序》称:‘文公初志,欲取《通典》及诸史《志》、《会要》,与开元、开宝、政和礼,斟酌损益,以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则今本犹未之备也。’大司寇梁溪秦公味经先生之治经也,研究义理,而辅以考索之学,盖守朱子之家法也。……书(指《五礼通考》——引者注)成,人但知为补徐氏,而公则间语予曰:‘吾之为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sup>[6](卷55)</sup>由王氏所言可见,秦蕙田之为《五礼通考》,并非仅为补徐乾学《读礼通考》之未备,而是另有深意寓于其中,即“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

3) 其所考五礼,依《周官·大宗伯》之目,以吉、凶、军、宾、嘉为次,吸取前人之长,意在会通。秦蕙田曾言:“通考者,考三代以下之经文,以立其本原;考三代以后之事迹,而正其得失。本原者,得失之度量权衡也;得失者,本原之滥觞流极也。本原之不立,坏于注疏百家之穿凿附会,故积疑生障,必穷搜之,明辨之;得失之不正,紊于后代之私心杜撰,便利自私,至障锢成疾,必备载之,极论之。”<sup>②</sup>基

① 方承观:《五礼通考·序》,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67,《味经学案》。

② 秦蕙田:《味经窝文集·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67,《味经学案》。

于此一认识,秦蕙田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同时,博综其长,再加创意。他曾曰:“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及其用等。……自古礼散轶,汉儒掇拾于煨烬之余。……及魏晋诸家,人自为说,益用纷歧。唐、宋以来,惟杜氏佑《通典》,陈氏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马氏端临《文献通考》,言礼颇详。今案《通解》所纂王朝、邦国诸礼,合《三礼》诸经传记,荟萃补辑,规模精密。第专录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属未成之书。《礼书》详于名物,略于传注。《通典》《通考》虽网罗载籍,兼收令典,第五礼仅二书门类之一,未克穷端竞委,详说反约。《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至近代昆山徐氏乾学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鉴于此,蕙田因徐氏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古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之未备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礼,别为条目,附于嘉礼。合徐书,而《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sup>[3](卷首)</sup>

4) 古礼之因革思想,发扬“礼时为大”精神。蕙田既以通考为意,故不仅述历代《礼经》源流,且注目历代礼制沿革。其说礼,以宋儒义理为宗,故对之颇为倾心,曰:“至宋元诸大儒出,粹义微言,元宗统会,而议礼始有归宿。”而于宋以前礼学家的功劳,他亦有所肯定,称:“汉《艺文志》言礼者十三家,洎至魏焉,师传弟受,抱残守阙,厥功伟矣!”这是其述《礼经》源流的宗旨。当然,伴随着礼学的发展,历代亦有礼制之兴作。对此,秦蕙田指出:“历代礼典,西京贾、董昌言,未遑制作。东都锐意举修,多杂讖纬。魏晋则仅传仪注。逮梁天监中,五礼始有成书。唐《开元礼》出,而五礼之文大备。杜氏因之,参辑旧闻,作为《通典》。马氏续加增广,纂入《通考》。元、明各有《集礼》及《典章》、《会典》等书。班孟坚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夫子亦曰:‘百世可知。’”鉴于此,秦蕙田参秦汉迄明礼制之沿革,加以勾稽疏理,以昭示其是非得失。至于当代之举,一则朝廷已有《大清通礼》之作,一则对时事不宜多言,故秦蕙田只以“洪惟我朝

圣圣相承,制度相明,日新富有,至于科条所颁,敬切训行,高深莫赞”一语,引而不发。虽然如此,秦氏之作,亦足与清廷所修《三礼义疏》《大清通礼》相发明。秦蕙田尝曰:“方今圣天子德洽化成,章明百度,敕谕礼臣纂修礼典。小子蕙荷承恩命,襄理厥事,凡臣庶宗法庙祭冠婚葬丧之节,等级隆杀之文,犁然大备,将以颁行天下。小子蕙当敬与吾宗人恪遵而奉行之。”<sup>[9](卷首)</sup>此可见其对礼之践履。又卢见曾曰:“夫礼有宜法古者,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我朝圣圣相承,一新礼制。如康熙庚午庙堂驳礼礼无庸议,而《会典》无大饗明堂之礼,其卓识直高出百王以上。先生曾佐秩宗,熟览掌故,宜其著述昭晰详备,而无遗若此也。呜呼!儒者穷愁著书,无世纲之婴,得以朝夕肆志于学。若先生年甫逾壮,起家禁近,涖列卿贰,夙夜服劳,乃能退食,从容裒集数百代典章文物,卓然成此大观,为秦汉以下未有之书,岂不伟哉!”<sup>[1](卷1)</sup>“礼时为大”精神于此可略窥一斑。

5) 就其篇次轻重安排来看,秦蕙田注重对吉礼的详细探讨,而对其他四礼亦各有小的调整,补他书所不足。《五礼通考》262卷中,前127卷为吉礼,继之嘉礼72卷,宾礼13卷,军礼13卷,凶礼17卷。秦氏之所以用几近一半的篇幅探讨吉礼,是因为在他看来:“吉礼为五礼之冠。《记》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唐虞伯夷典三礼,《周官·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礼。第两郊、七庙遗文缺征,《仪礼》所传特牲、少牢,皆大夫、士之祭,故《汉志》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讥。矧讖纬繁兴,康成杂入经注,辨难滋起。如天帝有六,地祇为二,明堂之五室、九室,祈谷之建子、建寅,禘郊不分,地社莫别。宗庙六祭,淆于禘祫分年;昭穆祧迁,紊于兄弟继序。他如服冕、牲牢、乐舞、器数,歧说益纷。几千年间废兴创革,往往莫之适从。”也就是说,吉礼所涉问题,不仅意义重大,且众说歧出。鉴于此,秦蕙田“于经传搜集无遗,冀以补缀万一。至先儒论说,及累朝奏议,亦广为采取”。如此一来,其篇幅自然要大于其他诸礼了。于军礼,秦蕙田依《通典》例分为19类,而将大射、乡射属之嘉礼。于宾礼,秦蕙田鉴于“自罢侯置守,无复古仪。杜氏《通典》采摭古今,分为四条;《通志》但存三恪、二王、后一;则《通考》竟全删去,以藩国朝贡附见于朝仪”,遂“辑天子、诸侯觐聘之礼,以存古仪。录史传藩国朝贡及遣使迎劳诸仪,以昭近制,而士庶人相见礼终焉”<sup>[3](卷首)</sup>。他又依《读礼通考》例,以丧礼属之凶

礼,而以赈衿补徐书之未备。据以上来看,秦蕙田《五礼通考》之作,有因前人之例为之阐扬者,亦有自为新意以补其缺者,纵贯横排,条目灿然,不掩前人之长,亦不耀己之功,洵为一代之大制作。就其成就而言,足与前此著作及清廷礼书之作相媲美。

## 5 《五礼通考》之相关问题

当然,《五礼通考》之成,秦蕙田是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无论“读经之会”,抑或居官研礼,他都孜孜以求,一如既往地详加勾稽考辨,细加疏理,可谓精且勤矣。不过,此书之成,同时好友襄赞之力,功亦不少。前面提及的吴尊彝、方承观、卢抱孙、宋宗元、钱大昕诸人自不待言,他如吴鼎、吴玉搢、王鸣盛、戴震、沈廷芳、顾我钧、王昶等人,亦有参订之功。其中,方承观、吴玉搢、宋宗元三人用力实多。方承观乃方苞族侄,少从方苞为学,专于《三礼》。当方苞与秦蕙田相与论礼,方承观亦置身其中。且方承观此前于研礼所得,曾著有未完稿《五礼大全》。及其见秦蕙田所撰《五礼通考》草稿,欣然与之唱和,并以己著付之秦氏,足见其相交之深。而吴玉搢乃秦蕙田撰《五礼通考》的第一个所托校讎者,且为秦氏统校全书。至于宋宗元,其参校秦氏之书者十居其八九。而就具体校订情况来说,“其吉礼属吴氏、卢氏、顾氏。嘉礼属钱氏者,昏、飨、燕、乡饮酒、学诸礼,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两大类;属王氏者,射、巡狩;属戴氏者,观象授时一大类。宾礼全属钱氏。军礼全属王氏。凶礼属钱氏、沈氏、吴氏、卢氏。惟宋氏所参校者十及八、九,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预参校。”<sup>[10](卷67)</sup>可以说,一时名家大儒,会聚共订,亦可称盛事矣。

不无遗憾的是,秦氏书成之后,未能具列诸人名氏,遂启人疑窦。凌廷堪曾言:“无锡秦尚书蕙田纂《五礼通考》,先生(指戴震——引者注)实任其事。”<sup>[11](P13)</sup>梁启超先生在疑徐乾学《读礼通考》乃“全部由季野(指万斯同——引者注)捉刀”时,亦以全祖望尝称万斯同于《读礼通考》之余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其稿不知去向,遂致疑秦蕙田《五礼通考》262卷,“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sup>[12](P10)</sup>。此说一出,遂成一大学术公案。固然,凌氏之说有一定道理,戴震确实曾参与校订,但若以为戴震“实任其事”,未免有失事实。至于梁启超先生所疑,因没提

出更有力、更直接的论据,尚属推测,难成定论。依前面所论《五礼通考》成书过程来看,秦氏成此书,虽得友人时儒襄助,谓其系大半摽窃而成,与事实恐怕相去太远。况且,若果如梁先生所言,参与校订诸儒岂能一无所知?若说万斯同当年人轻言微,尚不足以与徐氏争功;而钱大昕、王昶等人,皆是官场中人,又怎能如此阿好秦蕙田?就秦蕙田自身学术素养来说,前论秦蕙田为学取向已彰显出其学术根柢,而“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绝少刊本,而庋贮緘题者数十笥”<sup>[3](卷首)</sup>,且其自始至终对研礼相当执着,若非有一定的礼学功底,又怎能发凡起例、融会贯通?即使大半摽窃万斯同所作,若只平庸不学之辈,亦难有什么创意。再就其成书态度来说,《五礼通考》虽已刊刻,但并未当即行世。秦蕙田曾致书卢文弨就正,文弨受其师委托,亦就已见提出了一些看法。<sup>[7](卷13)</sup>王鸣盛尝曰:“公每竖一义,必检数书为左证;复与同志往复讨论,然后笔之。故其辨析异同,铺陈本末,文繁理富,绳贯丝联,信可谓博极群书者矣!”<sup>[6](卷55)</sup>秦蕙田之谨严如此。依此,我们认为,秦蕙田系纂修《五礼通考》的主持人,应能成立。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世风时会的转向,礼学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在此氛围影响之下,秦蕙田继徐乾学《读礼通考》之后,再加推阐,遂成五礼巨书。姑且不论其是否实现朱子之意,而就礼学演进来说,秦氏此书,不唯有承前之功,其对时人及后世的影响,功亦不小。

清廷和儒臣对清初以来倡礼之风的回应,不仅在礼学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对学术导向亦产生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礼义疏》《大清通礼》《五礼通考》三部煌煌巨帙,无异为唐代贾公彦、孔颖达以后,礼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它们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更大关注,如一时群儒黄叔琳、盛世佐、任启运、江永、吴廷华、诸锦、沈彤、程廷祚、汪绂、杭世骏、惠士奇、惠栋、褚寅亮、胡匡衷、程晋芳、庄存与、朱筠、汪中等人,无论其学术宗尚若何,或兼治三礼,或专究一礼,或就一礼之某一问题专门考究,皆于礼加注目焉;而且还对“以礼代理”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可以说,清代礼学的发皇和礼学思想的渐趋成熟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3] 秦蕙田.五礼通考[M].南京:江苏书局,1880.
- [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社,1991.
- [5]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6]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C].长沙:岳麓书社,1986.
- [9] 秦瀛.锡山秦氏宗谱[Z].刻本.无锡:秦瀛,1845(嘉庆二十四年).
- [10] 徐世昌.清儒学案[M].北京:中国书店,1990.
- [11]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QIN Hui-tian and His *General Study on the Five Rites***

LIN Cun-y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studies on Rites were synthesized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and brought to a new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emerging revival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of the studies on Rites, study of ritual was paid attention to by both the emperor and Confucian officials in Qianlong dynasty. Confucian officials responded positively by dedicating themselves in succession to these studies. Among them, QIN Hui-tian's *General Study on the Five Rites* was held as the best versed in synthesizing and compiling the Five Rites into volumes. This splendid accomplishment was achieved, but by no means easily, from years of diligence and devotion; it also entails now a detailed carding, with an aim for benefiting further prob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Qing's studies on Rites.

**Key words:** QIN Hui-tian; *General Study on the Five Rites*; study of ritual; the Qianlong Dynasty

(责任编辑 赵连稳)